

新民晚报·特刊

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

2007年7月24日 星期二

1927-2007



纪念建军80周年特别报道
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 协办

眼收世界风云 守望国家安全

——记国防大学杰出教授金一南将军

本报特派记者 江跃中

深思：一张表格质疑传统说法

被评为国防大学杰出教授的金一南出身部队家庭。但军人父亲并没有给儿子的人生带来“荫庇”，却让金一南戴上了“黑帮子女”的帽子。

“文革”风暴袭来，他的父亲遭受残酷迫害，哥哥姐姐下乡，初中刚毕业的金一南被分到一家街道小厂，当了一名烧阿司匹林药片瓶子的徒工。百思不解自己怎么从“共产主义接班人”变成“黑五类”的金一南，在这段期间通读了3部著作：《毛泽东选集》、《鲁迅全集》和克劳塞维茨的《战争论》。

林彪折戟沉沙后，1972年冬天，20岁的金一南入伍，成了武汉空军地勤机务员，后来到北京军区某通信团当了无线电技术员、技师。他极其珍惜这宝贵的机会，努力工作。在同年入伍的战友中，他第一批入党，第一个人党，在不同岗位上多次立功受奖。

1984年底，金一南调回北京，分配到解放军政治学院（国防大学的前身之一）。在这所军队学府，只有初中学历的金一南先是被分配去搞生产经营，3年后调到学校图书馆。

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。借助图书馆丰富的资料，金一南如饥似渴地研究历史、战史和军事理论，开始撰写一些考证和分析文章。有一次，他在一大堆资料中偶然发现了一张表格——《1936年世界各大国陆军实力比较》。

表格显示，当时，中国陆军220万人，世界第一；日本陆军有25万人，世界第八。中国陆军主力师装备堪称世界先进，与日军相比，“敌强我弱”这样一个传统结论未必准确。

实力强的为什么打不过实力弱的？再回顾历史，北洋水师的装备曾经是亚洲一流；长驱直入京城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，总共只有2.5万人……可我们为何老打败仗？痛心之余，金一南的思绪连上了我军的发展思路……

抚今追昔，他写了一篇《军人生来为战胜》的千字文。文中写道：“一支素慕于虚荣而荒于训练、精于应付而疏于战备的军队，一支无危机感、紧迫感的军队，一支没有军人枕戈待旦的军队，兵力再多、装备再好，也无有不败。”

金一南的眼睛，盯上了我军建设的战略前沿。没有资格参加各种战略研讨会，他就借阅会议纪要，泡在图书馆里整日梳理古今中外的军史资料。他组织人手，历时3年开发出“国防相关信息系统”。为了方便研究，他1995年开始使用互联网，并在35岁时自学英语。

1998年，美国国防大学校长切尔科特访问中国国防大学。校长召集接待预备会，金一南列席，他报告说：切尔科特是海湾战争的4个决策者之一，最早接触了作战计划；他近期发表过3篇学术文章……在场的人大多不了解切尔科特，听罢图书馆员金一南的介绍大吃一惊。金一南还当场出示了未曾谋面的切尔科特的照片。校长欣喜地说，你今天下午把所有材料放到我办公桌上。

金一南由此“一鸣惊人”，国防大学多个教研室提出“引进”他。结果，他被调到国际关系教研室当了教员。这，成为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。

46岁时才真正获得从事战略研究的岗位，金一南格外珍惜。在此后几年中，他的“从俄罗斯在科索沃冲突中的地位看经济转型时期的国防建设”“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军队建设方向发生重大转变”等一系列研究成果，得到了许多专家的赞赏。

北京，西山脚下，坐落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学府——国防大学。

正忙着准备出差的国防大学战略部副主任（副军职）金一南教授，在他的临时办公室兼宿舍里，接受了记者专访。

“我就像绑在远洋航船桅杆上的瞭望者，我是经常发出警报的人。为了航船的安危，我要告诉大家前方的风云变幻和冰山暗礁，这是我的职责。前方不会永远是晴天。”这位我军著名的国家安全战略问题专家如是介绍自己的工作。

近十年来，金一南在国防大学等军内外的讲坛上，一次次地解析中国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，一次次地强调和平发展的日子里“忘战必危”，一次次地提醒国人：国防建设事业和每个人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

■ 金一南经常上网了解国内外形势，收集研究资料

本报记者 江跃中 摄

应变：分析突发事件讲活理论

机被击落等一系列危机为例，运用危机处理的理论和规则，对当前危机的延伸、双方的决策和对抗，展开了深入的分析。

课讲完，学员们掌声四起。“金教授的课太解渴了！”这一课的成功，使金一南坚定了一个信念：军事学者不能关起门来做象牙塔里的教书先生，必须密切关注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。

研究科索沃战争，他尖锐地指出：军事变革必须以战斗力为衡量标准！

当国际危机事件发生后，公众往往缺乏应对和处理能力，缺乏清醒的理性分析和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。对此，金一南从

2000年起在中央党校、国家行政学院、中国远洋运输集团、北京大学等单位作了上百场讲座，并在一些媒体上开专栏，还接受访谈，努力唤醒公众的国家安全意识。“国际战略格局瞬息万变，任何一个安全问题都是世界性问题，都会牵扯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任何一个角落，国家安全意识一刻也不能放松。”

金一南讲授的课连续被国防大学评为“优质大课”，同时被中央党校等评为“最佳课程”，他抓住了国家安全与危机处理的热点问题，体现出他深刻独到的思想和见解。

震动：俄罗斯幼儿泪洒烈士墓

内核。幼儿园的孩子在无名烈士墓前流泪，新婚的夫妇连袂向无名烈士墓献花，这样的民族怎么可能堕落，怎么可能被其他民族征服？

金一南认为，这就是民族精神与国家安全。虽属不同范畴，却在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反复交汇。民族精神中的某些核心要素如爱国主义精神，甚至成为国家安全的基本精神支柱。

那位边防团长还告诉金一南一件事。他指着黑龙江畔的3号界碑说：界碑上的国徽经常丢失。金一南奇怪地问：国徽怎么会丢

呢？他说：国徽是铝做的，被人偷去卖钱；发现国徽不见了，有关方面做一个再镶嵌上去，几天后稍不注意，又丢了。

金一南当时无言以对，后来觉得无地自容。他说：“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必须要有一些不能亵渎的神圣之物，必须要有一些只能供奉的精神图腾。如果连国旗、国歌、国徽这些物化的民族精神象征都不能令我们产生敬畏，产生为保卫它而英勇奋斗的冲动，这样的民族，还怎么去面对别人的威胁，怎么谈自身的安全？”

追求：一艘大船离不开瞭望者

为这个世界并不太平。金一南形象地比喻说，和平崛起的中国就像一艘大船，船上不缺敬业的船员，但是不能没有冒着风雨站在桅杆上的瞭望者，给全船的人发警报、鸣警笛、敲警钟。战略研究学者就是瞭望者，必须思考如何未雨绸缪。

有人问金一南少将：战略的精髓是什么？他用自己看到的一句广告词作答：“未来很远，我们的目光更远。”

这是一个国家安全瞭望者行动的目标，心中的追求。

2001年，金一南在国防大学首开“现代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”课，第一课的授课对象是正军职干部战略班学员。

他的课安排在4月4日。可就在4月1日，中美发生南海撞机事件，这个突发事件使他原来准备的资料明显落后于形势发展。

如果回避它，还是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内容讲，当然省事；但如果理论不能结合现实、剖析现实，那理论就缺乏生命力和战斗力了。金一南决定迎难而上。

他连夜挑灯收集最近情况，跟踪事态发展，修改讲稿。3天后，他站在了讲台上，从撞机事件入手，以古巴导弹危机、韩国飞

3在黑龙江抚远三角洲，金一南听一位边防团长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到乌苏里江对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市访问，留下最深印象的，是在无名烈士墓旁，看见幼儿园老师领着一群孩子，老师在给孩子们讲解，老师哭，孩子哭，大人小孩哭成一片。

这个场景令边防团长深受震动，也让金一南感慨万千。一个民族，如果幼儿园的孩子就在烈士墓前流泪，其未来的精神力量该是何等强大。苏联解体了，俄罗斯至今没有完全走出低谷，但这个民族珍贵的东西并没有丢失，仍然构成他们的精神

金一南曾3次去美国，他看到，美军的军事基地环境多半如同公园那样优美，而基地内训练非常严格，人们都在紧张地操演着“战争”，天天在谈论战争。

美军参谋与指挥学院的课堂上，教员讲的案例常常是“几天前，我们在阿富汗战场实施了一次突袭……”。

美国本土已经130年没有发生战争，但那里的报纸、刊物上常常有关于国际冲突和战争的报道。

身处和平环境的美国人居安思危，因